

飢餓地理

約緒·德·卡斯特罗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飢餓地理

約翰·德·卡斯特羅著

麥新遠譯

原書名 食品三怪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Josué de Castro
GEOGRAPHY OF HUNGER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55

根据英国赖克多·高伦兹有限公司 1955 版译出

飢 餓 地 理

〔巴西〕約緒·德·卡斯特罗著

黃秉鎔譯

鄭德超 翁品三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張 11 $\frac{1}{2}$ · 插頁 2 · 字數 245,000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号 12002·58 定价(七)1.20 元

60(80/03

中文版序

“飢餓地理”俄文版、英文版在三四年前，就已經來到中國了。1957年夏天，約緒·德·卡斯特羅教授，又曾親身到北京訪問過，並做了有關人口問題的報告。所以，卡斯特羅教授的名字和“飢餓地理”一書，對中國地理工作者和人口問題研究者，已經不是陌生的了。我很高興的看到最近由黃秉鏞把“飢餓地理”譯為中文出版，這樣，這一著作就能更廣泛的和中國讀者見面了。

卡斯特羅教授是南美洲巴西營養研究所的所長，又是聯合國糧食和農業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雖然，這一書中不少地方從營養學的观点立論，從社會制度上分析問題較少；雖然，他還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擁護者；雖然，他所引証的材料絕大部分都是資產階級發表的材料。但是，正如埃·阿拉布—奧格雷教授所指出的，這位進步的營養學家，在“某些原則和結論上還是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可以肯定，這一本書，是起着重要的進步作用的。而這些成就，又是和卡斯特羅教授人道主義的熱情和勇于承認事實的科學態度以及長期的刻苦研究分不開的。

的確，“飢餓”一詞，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光輝照耀下，永久的成為歷史名詞了！但這並不影響“飢餓地理”一書在中國出版所發揮的進步作用和它的科學價值。為什麼呢？！這是由於：（一）本書用不可駁辯的事實——即資產階級自己所反映的事實，証明了資本主義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處於不同程度的飢餓狀態。而殖民地附屬國人民，則更為悲慘，他們受殖民主義者凶惡的壓榨，

过着牛馬般的生活，这就有力的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反动性和腐朽性，使“人民資本主义”、“資本主义合理性”的胡說，变成肥皂泡沫。(二)本書用許多事实，說明了資本主义世界飢餓現象普遍存在的根源，絕不是由于人口自然增殖率超过了食物的增长率，而是由于分配的不合理，而是由于許多人不参加劳动，它有力的打击了新旧馬尔薩斯主义者。(三)本書具有反对“冷战”，提倡“人类和平共处”的精神，这是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四)本書，材料丰富，是作者二、三十年来研究营养問題的結晶，讀此書后，还可获得許多有益的科学材料等等。正由于这些优点，所以，“飢餓地理”一書被譯为十五种文字，为許多国家爱好和平和正直的人們所欢迎。

但是，从我們的角度来看，这一本書，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不过，这些缺点，并不能否定它的重要的进步作用和科学价值。有些地方，分析还不够，或者不完全合乎事实。如 223 頁引用倫內的話，224 頁引用了馬金德的話，而对这两个地緣政治学者的話，沒有揭露其反动的本質。比如 262 頁說“美国人希望能够看到欧洲团結起来而无須再靠馬歇尔計劃养活他們”。其实，美国的壟断資本家并不希望欧洲人团結，希望欧洲人团結的，只是美国劳动人民，而且，馬歇尔計劃，不是养活欧洲人，而正是在“养活欧洲人”的幌子下，讓欧洲劳动人民給腹大如肥猪的美国壟断資本家輸血。301 頁說“我們虽然看到飢餓的逼迫怎样地促使日本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而沒有明确，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法西斯化，乃是原于日本大財閥們貪多无厌的野心，他們幻想奴役整个亚洲人民，甚至整个世界人民。比如，写中国的部分，完全用的旧中国时代的材料。有些看法，也是必須重新考虑的。很可喜的是，卡斯特罗教授已在中文版序言中說，他将把在中国所搜集到和看到的材料，另写一本“中国給世界的訊息”，或“人类战胜飢

餓”，这就把这个缺点弥补上了。

十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国国民經济在迅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計劃，建立起許多重要工业，1958年又来了一个工农业大跃进，人民生活已經大大的改善了。这和旧中国人民生活比較，有了質的改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这些說不尽的成就，把馬尔薩斯主义者最大的一块論据根据地給彻底摧毀了。所以，卡斯特罗教授“中国給世界的訊息”或“人类战胜飢餓”的完成，将对反对馬尔薩斯主义，产生更为巨大的战斗力量。

总之，“飢餓地理”是一本好書，它真实的报导了資本主义世界的飢餓情况，并做出了正确而有力的結論。但在某些个别地方，須要讀者有分析的閱讀。

孙 敬 之

一九五九年六月、北京。

作者中文版序

数年前当本書初版問世之时，必須承認我思想有所顧慮。因本書所論及的題目与当前的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和含义，所以极难在其科学的基础和与它有千絲万縷的关系的偏見，信仰和意識形态之間划清界綫；而这些偏見，信仰和意識形态在世界历史緊張的今天正以白热化的斗争交鋒。自然，我会顧慮到我的著作会引起如何的反应；顧慮到政治派別的情緒和某些反对的潜势力是否会被发动起来給以全部抹煞。对于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我特別疑惧，因为書中指出这些国家应負造成世界飢餓和灾难的主要責任。我怕这样可能会伤害他們的民族感情，他們可能認為我的著作純是一种政治的誹謗，因而引起他們論战的攻击，而把我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釋飢餓現象的因果的企图和努力勾消了。

我也顧慮到那些具有过度敏銳的道义感而不愿暴露其痛苦于世界耳目的較貧乏的国家——飢餓的国家——本書所指陈的赤裸裸的灾难实况可能也会触怒了他們。他們可能誤認為这不是真誠善意闡明他們社会的现实而是不友好的揭发烂污。

因此，作者滿怀疑慮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把本書付梓，和一个处在惊濤駭浪的現代世界見面——这是一个充滿分歧的世界，它被不同見解的分裂，比被近世毀灭性的武器的破坏更为严重。但幸运是在我們这一边，我的疑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評論家們对于我的理論观点，包括書中所流露的某些尖銳的控訴，都表示寬大的容忍与諒解。我認為，这种諒解标志着在世界各

民族中充滿友誼、諒解、而富有希望的新紀元。

象英美那樣的國家——它們不人道的經濟剝削曾受到嚴厲的批評——給予本書以熱情的有批判的接受，這就明白表示各國的科學界和文化界的人們都正在從盲目狹隘的國家主義中解放出來。他們正在採取一種普遍諒解的健康精神，把批評作為改善現行制度的無償的貢獻而接受。

在美國和歐洲——包括“鐵幕”的雙方——，所給予本書的歡迎，也足以證明，讓今日世界中已有廣大人民群眾覺得飢餓問題的重要，而且覺悟到必須立刻尋求有效措施來與飢餓作鬥爭，使其絕跡於地球。事實是這樣的，世界各國有思想的人們都在思索這一飢餓問題，而且認為人類想要完全戰勝飢餓，只有承認在文明名義下所犯的悲慘的錯誤并把現代文明的某些重要原則根本改變過來以後，才有可能。

這本書已經譯成十五國文字，能在層層障礙的世界中打出一條通道，這就足以清楚地證明這世界在意識上已經承認這一類型地理的存在了。這類新型地理——飢餓地理——的立論與平常正統派地理大有不同，後者注重世界正面的有利的方面多於反面的方面。舊地理着重於世界的資源財富和人類的勝利而不願提及災難與失敗。因此人文地理就專門記載人類——好像具有旋乾轉坤的威力——改變自然環境的事實。另一方面，我們的新型地理則專研究人類與環境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情況：詳細討論人類所未曾做過的，不知道怎樣做的，和不願意做的事情。而且還研究人類未曾利用而輕輕放過的機會。所以它不是人類莊嚴的記載而是人類痛苦的地理。它是一種悲劇性矛盾的地理，其中所研究的不是土地怎樣以糧食供應人類而是人類怎樣成為培養土地的養料。

雖然如此，但使我感覺非常輕鬆愉快的是，這個初次使用令

人惊异的新名詞——飢餓地理——竟处处博得同情与諒解；而且通过各种思想途徑渗透到极不相同的文化領域里。人类成見的疆界是确可能越过的，文明的心灵也不象某些人种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不能透入。各地方各民族的外貌肤色虽各有不同，然而全世界人类的本质是一样的，他們的意向，嗜好，和愿望具有鮮明如家庭成員般的相似。克勞德·罗阿恰当地提醒我們这一事实，就是，艺术与文化都能在人类共同的，不論平庸的或超越的，情感的园地中扎根，而同样地以人类共同的痛苦与快乐做滋潤。人类已經到处感覺自己枵腹的痛苦，于是对于普遍的飢餓戏剧将会随时准备反应。

我所欣幸的是，本書即将有中文譯本，以富有画意的中国文字表达書中意义。我对于中文一字也不懂，但覺其勃然有生气，远非其他語言文字所能及。

同样使我愉快地見到这中文譯本将在勤劳的中国人的手中傳播着，在他們求知热望的眼前傳閱着——他們的手眼正以豪迈的心情建設着和計劃着一个正在长成的新世界：。令人惊叹的新中国的世界。本書編著于1950年，关于中国部份系以解放以前的資料和事实为根据。这在那个时候是适合的，因为这样我就把千百年来飢餓对于中国人民的意义記錄下来。只是到1956年我才幸得机緣訪問中国，并且亲眼看到令人难忘的轉变。

我認为这轉变最特出的一面是从一个曾以典型的“飢餓之乡”聞名于世的国家变为一个已經消灭了飢餓現象的国家。我曾目击人类战胜飢餓——这是許多人認为与中国人民生活有不解之緣的灾难，象死亡那样地不可移易，不能避免的。我正准备利用这次在中国各地旅行見聞所得另著一書，名为“中国給世界的訊息”，或“人类战胜飢餓”。

当“飢餓地理”中文譯本刊行之际，我亟应向中国人民解釋

为什么書中单单提及封建和殖民地的旧中国。因为新中国的情况将在另一本書內論述，我必将竭力使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明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实验的超絕意义。这意义的重要性就在于人类能从最凶恶，最可耻的灾难中——飢餓的灾难——解放出来。

約緒·德·卡斯特罗

俄譯本序言^①

使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必趨消亡的腐敗，現在已達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明顯程度。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從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獲得勝利以後開始的資本主義總危機，帶來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內在矛盾的急劇尖銳化。資產階級企圖從國家制度的法西斯化、從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以及從戰爭中找尋出路，來解決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但是這樣的企圖却使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更加激烈，使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距離更加遙遠，使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敵對關係更加緊張。資本主義是與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不相適應的，是與絕大多數人類的利益和願望相衝突的。

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最明顯的表現之一，就是發生於資本主義各國農業中的慢性危機。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其最初的時候起，就與這樣一些現象有着聯繫，例如城鄉對立的加深和達於極點，千百萬農民群眾的被剝奪和破產，農業的日益落後於工業，封建關係的得到保留，因而，在農業中依然保存着封建的剝削形式，特別是在殖民地和附庸國更是如此。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所有這些現象，加上勞動人民絕對貧困化和相對貧困化的增長，便導

① 這部卡斯特羅的“飢餓地理”的俄譯本，是根據1952年波士頓出版的該書英譯本翻譯的。但在俄譯本“飢餓地理”準備付印之際，出版社又得到了在巴黎出版的，經著者同意翻譯的卡斯特羅這本書的法譯本。編譯部曾將英法兩種譯本的譯文核對了一次，並且按照法譯本恢復了英譯本中所有疏漏的辭句。

致了資本主义各国粮食状况的急度恶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在視察 1952 年資本主义世界的粮食状况和居民营养条件时，也不得不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居民生活水平的繼續低落和营养的恶化。下面所引用的簡表^①便提供了这方面的概念：

粮食消費水平 (单位:卡路里)	人 口 数* (按%)	
	大 战 前	大 战 后
2,700 以上	30.6	27.8
2,200 至 2,700	30.8	12.7
2,200 以下	38.6	59.5

* 全世界人口的 80%

本表虽然是根据平均数和显然掩飾了实际情况的官方資料編制的，但仍然証据确凿地証明了資本主义制度是无法保障劳动者有象人样的生活条件。这一事实，甚至某些資产阶级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認。例如，英国經濟学家馬辛汉和海厄姆斯，在說明資本主义世界目前的粮食状况时，便坦率地写道：“今后的問題完全不是什么粮食缺乏的問題，而簡直可以說是飢餓的問題。”^②

象弗格特、彭德爾、拉塞尔、哈克斯里和列布之流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级思想家，为了替資本主义制度辯护，把籠罩着資本主

① “粮食和农业状况” (1952 年情况的評論和展望)，羅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組織，1952 年版，第 36 頁。

② 馬辛汉、海厄姆斯：“飢餓的預言”，倫敦，1953 年版，第 193 頁。

义世界的飢餓和劳动群众的貧困完全推卸在荒誕无稽的“自然规律”的头上。他們特別热心于恢复和傳播英国經濟学家馬尔薩斯仇視人类的荒謬思想,即認定飢餓、瘟疫和战争似乎是劳动者本身生育过多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馬尔薩斯的信徒們比以往一个半世紀以来出版了更多的著作,这个事实足以很好地証明資本主义各国的新馬尔薩斯主义者在宣傳上达到了何等惊人的規模。

一长串无穷的數字,令人头昏的历史类比,生物学、地質学、甚至天文学上的大吹法螺,——总而言之,一切科学机关,或者更正确地說,一切伪科学机关,都被現代馬尔薩斯的模仿者們利用来向讀者灌輸这样的思想,仿佛避免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降低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世界人口減至15亿,10亿,7.5亿,甚至5亿。至于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馬尔薩斯的信徒們則認為必須节制生育,因此他們坚决主張强迫节育,把战争、飢餓和疾病說成是好事情,甚至象英国素食主义者协会会长錫布利那样,还提倡吃人肉,他說道,“这是有好处的,能从两方面解決問題;一方面可以增加新的食品,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地球上的人口。”^①

这种丑恶无耻的、仇視人类的宣傳,不能不引起一切正直人士的憤怒、譴責和抗議。正是出于这样的义憤和抗議,才有許多这方面的著作相繼問世^②,它們的作者在考察粮食和人口的問

① 錫布利:“VOISO 的食人惡习”,見1952年“Oggi”杂志第6卷,第5期。

② 布利坦:“讓这里有吃的”,紐約,1952年版;乔易斯:“可靠的財富”巴黎,1951年版;“四十亿張嘴”,倫敦,1951年版;鮑尔格多菲尔:“人口流动和人口統計”,慕尼黑,1951年版;杜德勒·史坦卜:“我們未开垦的世界”,倫敦,1953年版;波义德·奥尔:“白种人的困境,粮食和未来”,倫敦,1953年版;以及其他著作(上述著作的簡介請參閱波波夫:“現代的馬尔薩斯主义——帝国主义者仇視人类的思想”,莫斯科,1953年版,第169—190頁)。

題時，一致認定人類完全有可能保證自己不僅能過起碼的生活，而且能過繁榮的生活。

在最近外國出版的所有這些著作中，特別是巴西資產階級學者、營養研究所所長約緒·德·卡斯特羅的“飢餓地理”一書，在蘇聯報刊中已獲得崇高的評價^①。正如“真理報”所說的那樣，卡斯特羅的著作證明了“甚至在資產階級學者中，也越來越多地和越來越響亮地發出了反對掠奪政策和壓迫弱小民族，反對貧窮和飢餓的抗議聲。外國進步的科學家已經看出，由於壟斷資本追逐最高利潤，必然會給勞動大眾帶來無窮的災難與貧困。他們正在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反人民政策。”^②

*

*

*

約緒·德·卡斯特羅是巴西營養研究所所長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他是營養問題的著名專家。最近二十年來，他發表過許多關於他本國的糧食狀況和一般營養問題的論文和若干著作。由於“飢餓地理，巴西的飢餓”^③一書，卡斯特羅的名字在蘇聯的讀者中早已人所共知了。在那本書中，著者真實地根據大量實際資料敘述了巴西人民的悲慘情況，以及他們本國的反動政府和外國帝國主義者所造成的極度貧窮和慢性營養不良現象。這位巴西的學者在那本書中曾經作了繼續研究其他國家飢餓現象的諾言，而現在的這本書便是他對讀者所許諾言的兌現。本書是二十年研究的結果，著者在研究過程中，從經驗上驗證各種事實出發，進而揭穿了整個世界的帝國主

① 關於卡斯特羅的“飢餓地理”一書的書評，見1953年5月19日蘇聯“真理報”；1953年11月3日“莫斯科真理報”；1953年第4期“新時代”雜誌；1953年第6期“經濟問題”雜誌。

② 1953年5月19日蘇聯“真理報”。

③ 卡斯特羅：“飢餓地理，巴西的飢餓”，莫斯科，1950年版。

义体系乃是使絕大多数人类遭受貧困和飢餓的王国。

不管著者本身的主观意图如何，揭穿資本主义制度的真面目正是本書主要的成就。本書包含着严肃的科学研究和政治評論气氛，在这方面，著者自己曾作了如下解釋：“我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切灾难的編年史，如果書中有时发现我所描写的好象一幅十分暗淡的图画，那就表示它是在沉重的气氛下写的，而近十年来世界正是处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中。我們所呼吸的空气已經被沮丧、絕望和恐怖所污染；我們被炸彈和大炮的毒烟所窒息；我們被檢查制度所压制。而我們的声音已湮沒在遭受兵燹的難民的呼号和飢民的呻吟中。”（見本書第23—24頁，倒數第三行起）

約緒·德·卡斯特罗的這本書，是由三个篇幅和內容价值不等的部分組成的。在第一部（包括“飢餓問題的忌諱”和“飢餓的范围”两章）中，著者簡叙了他写本書的目的是要反对馬尔薩斯关于世界人口过剩和自然資源涸竭的荒謬学說，通俗地闡明营养学的一般理論和飢餓的各种类型：慢性飢餓、蛋白質缺乏性飢餓、維生素缺乏性飢餓等等。苏联讀者最感兴趣的是第二部，約占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著者在分別描述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粮食状况的四个章中，依靠許多实际資料的分析，对資本主义世界各主要飢餓地区作了詳細的評述，描繪了在資本主义剝削和追逐最高利潤下劳动大众所遭受的可怕的貧困。最后，在第三部（包括“向飢餓进攻”和“富饒地理”两章）中，著者考察了各种經濟的、技术的和农艺生物学的措施，著者認為，实行这些措施就能消除世界上的飢餓，就能保証地球上的居民获得充分丰富的营养。

如果本書的第一部和第三部所說的大都是著者的幻想，那么第二部就是对資本主义各国劳动者物質生活困难情况的真实描写，它令人信服地証實了資本主义最后必定自取灭亡，社会主

义的胜利不仅是在历史上大大跨进了一步，而且它本身就是拯救人类的行为。

“飢餓地理”一書的著者，正如他自己那樣指出的，他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虽然如此，这位进步的巴西学者的某些原理和結論还是接近于馬克思主义的。而且就整个这本书来说，也是馬克思的如下著名指示的鮮明例証，即資本主义是与合理的耕作业不相容的，一切进步的資本主义生产方法“不仅是劫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并且是劫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①

約緒·德·卡斯特罗所作的世界粮食状况的分析，确凿地証明了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的規律的破坏作用。正如列宁所強調指出：“工人正在絕對地貧困化，这就是說，比先前生活得更加貧苦，不得不过更坏的日子，吃得更加少，营养更加缺乏，住在地窖和頂楼里”。^②关于資本主义世界劳动者的絕對貧困化，下列数字提供了明确的概念：中等工資收入与最低生活費的比較，在美国，1950 年仅达到 72%；在西德，1949 年达 63%；在意大利，1951 年达 50%；与大战前的实际工資比較，則 1952 年英国为 80%，法国則不到 50%。甚至官方的資料都表示：在美国，有一千五百万所住宅完全不合卫生标准，不是半倒塌的，就是住人过多；在英国，估計最低限度有四百万所不适于居住的房屋；在法国，則約有五百万所；在西德，也有六百万所；四百万意大利人被迫居住于貧民窟、茅屋，甚至地窖內。列宁还在四十年前就已指出：“但是，工人的相对貧困化还要更加明显，也就是說，他們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分額減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19 頁。

② 列宁：“論資本主义社会的貧困化”，載“列宁全集”，第 18 卷，俄文第 4 版，第 405 頁。

少了。”^①例如，在美国国民收入总额中，劳动人民所得的部份由1923年的54%降至1951年的42%；在英国，则由1924年的45%降至1951年的40%；在法国（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则由1938年的40%降至1951年的29%；在西德，则由1936年的50%降至1951年的35%^②。同时，还有大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沦为破产。不必多說，从1940年至1945年仅在美国就有約五十万所小商店倒閉，而农場数目从1940年到1950年就减少約75万所。

“飢餓地理”一書已經譯成几国文字，并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还自行单独出版。如果說所有反动的资产阶级刊物对約緒·德·卡斯特罗的揭露都表示了憤怒的話，那么进步的出版物則相反地真正贊揚了这位巴西学者的研究工作。英国进步杂志“现代季刊”曾这样写道：“与其說卡斯特罗是勇敢地侮辱了‘落后’民族，不如說是侮辱了英美帝国主义。这就是他这本书的主要价值。这本书不同于近来出版的大多数描述世界粮食状况的其他著作的地方，就在于它虽包含了許多幻想，可是却明显地闡明和指出了帝国主义怎样在殖民地造成飢餓并使其成为經常的現象。这正好說明他的这本书为什么会受到英美报刊的几乎全体評論家的攻击。”^③索尔在法文版“飢餓地理”的序言中也公道地指出，“約緒·德·卡斯特罗的天生热情使人注意于他的非常的奇論：大多数人类正处于飢餓的边緣并苦于营养缺乏，然而，近代的生产技术可以处理土地使其能够不但保証供应全人类充份

① 列宁：“論资本主义社会的貧困化”，載“列宁全集”，第18卷，俄文第4版，第406頁。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經濟”，統計資料汇编，莫斯科，1953年版，第243, 253, 255, 259頁。

③ 英国“现代季刊”，1953年，第8卷，第2期，第120頁。